

新中國文藝叢書

群鴉

靳以著

新中國書局出版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初版

△羣

鴉▽

實價大洋六角

(外埠酌加郵匯費)

著者 靳以

發行者 新中國書局

印刷者 新中國書局

版權所有

不許翻印

總發行所

上海四馬路
新中國書局

代售處

本外埠各大書局

目錄

父親	一
黑影	三〇
困與疚	五一
嫻君	七五
姊姊	九八
結束	一三八
羣鴉	一六三
旋	一八四

父親

一直父親嚴厲和剛愎的個性，很小就記着，到現在仍然是很明晰地浮在腦中，雖然自己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，和由戀愛而結婚的沉度着快樂的共同生活；可是有的時候想起來，仍然覺得凜然的。

四歲的時候，說是隨在父親身傍便於管教一些，就離開故鄉蘇州到北京去。母親因為要侍候老邁的祖母還留在家鄉，就是女兒身，被父親責打也是常有的事。但是說起來大小因為自己淘氣，總是非常湊巧地被父親遇到，於是就被叫到他的身前去了。想退縮也沒有法子，真像一隻小鼠遇見貓一樣的。

「芸兒，方纔到什麼地方去了？」父親嚴正的詢問，很沉重地一個字一個字說出來。
「沒有到什麼地方去。」低低地回答。

「胡說！」像一個雷在響了，「明明看見你又到井臺旁面去玩！」推賴也不成了，不敢再說什麼話，頭低下去，小手指放在嘴裏含着。

「又把手指放到嘴裏去，總說也不改！」

真是越怕在父親眼前做錯事，偏是自己太過於疏忽。眼看着他拿起那個二寸寬的木板來了。

「爸，我不敢……下次再也不敢了！」知道是應該求情的時候了。

把自己的手背到身後去，可是父親早已抓住了，那時，我的眼睛裏充滿了淚。

「爸，饒了罷，再也不敢了！」

這樣的話已經不能收什麼功效，木板早就無情地在手心上一下，兩下，三下——打着了。立刻我嚎啕大哭，「媽呀——媽呀！」父親的腕力像是漸漸地減少了，終於放開我的手，就伏在牆上哭起來，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。

就一直哭聲不能停止，到力量盡了，也覺得疲乏，只還是抽噎着的時候，偷偷望見父

親坐在椅上，手支着頭，靜靜地在想什麼事情，眼裏流出的兩大顆淚珠掛在額上。

自己就跑到牀上睡去了，有時在夢裏會被無名的惡夢驚醒，哭着，喊着，那時覺得出一個粗大的手，在我的背上輕輕拍着，哼着不熟習而生硬的眠歌，使我再安靜地入睡。

醒了的時候，天已經晚了，纔睜開眼，就看見父親的臉在傍面，立刻想很快從牀上起來，但是父親的手早就按着我了。

「不要這樣快起來，再躺一會兒罷。」

聽從父親的話，就又躺下去。這時，我看見了不知什麼時候我的身上覆了一牀鵝絨被。父親的臉，靠近一些了。

「芸兒，今天我責罰你對麼？」

「對的，爸，是我的錯處。」

「到井口去玩多麼危險呢，一不小心掉到裏面去就要淹死了。」

我默默地不說話了。

「下次記住不要再這樣做罷。」

「是，爸爸。」

父親的臉上也露着高興的樣子，我也覺得高興，他吻我的臉，硬髭刺着我的臉，不得不叫出來：

「爸，痛呀！」

他立刻離開我微笑着。那天說不定就會把我領到菜館去，給我頂高興喫的食物。父親那時只有三十多歲，說起來正是壯年，他的判斷力和自信心都是強的，而且很早就養成一種可貴的習慣，對於做任何事都是有系統，有步驟的。但是，似乎火性太烈了；於是性情就不免偏於暴躁，因為事情之不如意對於什麼事都看不過去，我被責打的事，在那個時期中最多了。

也許因為很小就離開母親，像捨哥兒似的，對於什麼都是漠漠然，而且也不肯用心。在被責打之後，父親的怒氣仍然沒有消下去，就不來理我了。一個冷清清地一直睡到九

點鐘，晚飯也不喫了，就由女僕服侍着鑽到被裏去。這樣，得不到如往日的安慰，就分外感到傷心，失望。但是在第二天早晨，又是把什麼都忘記了，跑到父親的牀前問安。

五歲的時候，父親要我起始讀書。一天晚上，父親給我一本書，有圖也有字的。有一次讀到大字，父親告訴我說：

「這是大字，就是看家守夜的犬。」

當父親告訴我犬字的讀法時，我明明看見上面畫着一隻狗，就問父親：

「這是狗，不是犬。」

「犬就是狗，說起來文雅一些。」

「可是從來沒有一個人把狗叫做犬呢。」我像是得着十足的理由。

父親被我說得沒有法子，就告訴我這是大字，不要再想旁的字。

再過半年，父親要我習字，他拿給我元書紙，一支毛筆，一個銅墨盒，一個銅鎮紙，還有兩張紅色的字影。先是父親坐在我的身後握着我的手寫，一月之後他就要我自己寫了，

說是每月要看的，不用心是要打的。

寫字的地方是父親指定的客廳裏，安放著適合我用的桌椅。每天上午八點鐘要去寫兩張，放在屋子裏，然後再出來。那是一間高大的廳，陽光都被兩窗遮掩了，房裏是陰森森的。自小聽來一些鬼怪故事，就認定那廳裏是鬼怪出沒之處。平時一個人都不敢跑進去，要我在那裏習字真是不得了的事！常是拉着一個女僕來伴我，一直等我把字寫完和我出來。遇巧父親在家的時候，看到我要人陪伴，就嚴厲地說：

「這麼大，還怕什麼？總是少不了人作伴，真豈有此理！」

雖然父親沒有一定說不許人來伴我，可是自己真是沒有膽量絲毫違背父親的吩咐；就一個人靜悄悄地溜到客廳裏去。

纔到了客廳，恐怖之心立刻就起來了！又不能尋人相伴，只好自己忍着。好像客廳更廣大一些，更空洞一些，也更可怕些。放鎮紙的回音，會把我陷在大的驚擾之中。

因為心是在疑神疑鬼之中，所以真像身後立着一個精靈在偷看。心慌起來了，猛然

地跳着，冷汗涔涔地從額間滲出來。手呢，不自主地就很快地揮寫起來。連頭也不敢回，好像要被鬼怪一口吞下去似的。趕忙把兩頁紙畫完。

心立刻輕鬆許多了，如同完成最艱苦的工作。把雜物都收拾好了，就很快跑出來，砰的一聲把門關了，好像把精靈剩到房裏。天空的太陽正出神地照着。

可是到了每月父親判閱的時候，就攢着心，立在父親的眼前，看他一頁一頁地放過去，一直到都看完了，心纔能安靜。常是因為不用心的地方被發見，責打就很難逃了。

六歲的時候被送進初等小學堂去。我還記得一個大清早，父親把我送到學校裏去。聽着父親說學校是如何好玩，連一夜都沒有安睡，想着快些到學校裏。早晨，忽然微微地生出一些悔意了；可是，我不敢和父親說不去，只好由他把我送到一個很遠的地方。

父親先領我到校長室，依照父親昨晚的囑咐，我向那禿了頭戴着眼鏡的人鞠躬。隨後我又被領了去見一年級的主任，那是一個四十多歲有慈善的臉的女人。我也照樣向她行一個禮。父親向她說一些客套的話，最後一句話使我記得最清楚：

「小孩子非常笨，又淘氣；不肯好好讀書，儘管責打好了。」

我真怕這句話，可是我一看見先生慈祥的臉，我的恐懼就消下去了。

在殷勤的拜託之後，父親走了。那時我的心裏立刻感到難過，好像被人丟到沙漠中的小動物一樣。什麼對我都是新的，甚至於說是有些可怕的。

上課鐘響了，主任領我到講堂去。一走進門，就看見了那麼多陌生的臉。我怕極了，深覺着不可再留的意味。他們像是對我都含着惡意，我哭起來了，我大聲地喊：

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！」

那個慈祥的主任哄我，勸我；可是我一點也不肯聽她。我哭喊着要回去，幾十個和我年歲相仿的孩子都笑我了，我還是一定要回家去。

主任耐性地勸我，告訴我下一點鐘就是遊戲；我總是什麼也不聽，她一點法子也想不出來了。

「你們先溫舊課，我停一些時就來。」她向其餘的學生說。

她把我從講堂領出去，我的淚還是流下來，落到塵土上，凝成小的圓點。她把我領到她自己的房裏去，要我在那裏等一些時，就派校役把我送回去。她拿出積木箱給我，還有一個花花綠綠的大布娃娃。她囑咐我到下課再來看我。

我就在她的房裏玩起來，因為母親一向不在身旁，從來沒有人顧及我的玩物；所以覺得很有趣。我想着：就是回到家裏，父親又要責打，說不定還要送轉來；故此到她下課來看我的時候，回去的意思一點也沒有了。

「現在你要是願意回去，我可以派校役送你回去。」她走進來就柔和地說。

「我不回去了。」我的臉露着笑容。

「怎麼又不想回去了呢？」她有一點驚奇。

「我不想回去了。」

她笑了，我知道她的心裏一定想我是被希奇的玩物吸引住，可是我自己卻是更怕見父親的臉。

雖然說是進了學校，家裏習字的功課仍然沒有間斷，每天放學之後，還要受那活罪。八歲那一年的一天，從學校回到家裏，忽然看見父親也從外面回來了。因為他平日的尊嚴，就是我那自然的笑，也要強制地斂收。不過今天父親的臉上，卻露着高興的樣子。

「芸兒，你母親明天就要來了。」

「媽要來了，什麼時候來呢？」那時我高興得幾乎跳起來。

「坐通車來，明天早晨六點鐘到東站。」

「爸，明天我去車站接媽。」我懇求着。

「時候太早，大冷天，而且你要上學。」

「爸，不要緊，我不怕冷，上學也決不會誤。」

「還是不要去罷。」父親的口氣，已經露出一點允許的可能。

「爸，答應我去罷！」哀求着。

「好，明天和我一路去罷，今晚早點去睡。」

我高興極了，居然在父親眼前放肆，連跑帶跳地出去，一直聽到父親在房裏喊：「不要跑，看攢交！」纔嚇得不敢那樣放肆，一步步裝着很安然的樣子回到自己房裏。但是太高興了，連陪伴我的女僕都看出來了。我就告訴她明天媽來，今天晚間我要早一點睡。

真是那晚很早就鑽進棉被裏去，可是兩個眼總是很清醒地睜着。雖然母親的影子在腦裏早已有些模糊，可是提起母親來不知道如何就會那樣快活。

連女僕都笑我了，她說把燈熄了也許能睡着。燈滅了，我要她在牀邊守着我，因為我很怕在漆黑的房裏，我還睡不成，我要女僕把燈開了替我講故事。

她就說起來了：

「東村裏有一家，有一個小妞，小妞的媽早死了，她爸娶一個填房……」

「小妞是小姑娘麼？」我插嘴問她。

「是姑娘呵，挺俊呢，還梳兩個紅小辮。」

「牠幾歲啦？」

「十歲，她天天早晨太陽沒上來就起來，要不起來就挨打。她要打水，餵豬，放牛，推磨……一天也沒有閑着的時候。爸也不愛她啦，她天天哭……」

聽得入神，感到沒有母親的孩子的苦處，眼睛裏包着同情的淚，我卻睡着了。彷彿是纔睡着的時候，就聽着女僕在耳邊叫：

「芸小姐，芸小姐，醒醒罷。老爺都起來了。」

我很不情願睜開眼，因為那時溫柔的夢正把我弱小的心織在慈愛之中。終於當我稍稍清醒了，知道母親還沒有來到我的身傍，立刻眼就張開了。

燈早已明起來了，猛然間覺得光亮非常刺目。定一定神，看見外面仍然是黑漆漆的，隱約地可以聽到一兩聲晨雞的長鳴。尚未消盡的倦意，睡在牀上打了一個呵欠。

女僕把衣服在爐邊烘暖了，催促我快些起身。好像是太冷了，伸出半個身軀，又嚇得縮了進去。一想到車站去接母親，常在腦中縈繞着的母親，立刻什麼也不怕了。敏捷地從

暖烘烘的被裏出來，穿好衣服的確，天是太冷了，上下的牙齒不住相擊，心都像是抖動的。什麼都整齊了，就跑過去見父親，父親卻像比平日溫和得多了。

「芸兒，不覺得冷麼？」

「不冷，一點也不冷！」我堅決地回答，生怕他會不帶我到車站去。

實在說起來，父親是管教有方的，可是缺少母親們特有的愛撫。也許因為男女之性情根本不同，以致如此。所以在那時的心裏或是有些怨意，現在追憶起來，覺得自己那樣想法是不應該的。

父親和我都穿了皮外衣，坐在一輛馬車裏，經過十幾里不平的街道到車站去。我仔細地看着父親，忽然覺得他是偉大的了。他的身材很高，肩部也是闊的，兩眼弈弈有神，而且他的皮膚總是露着健康之色。到我十幾歲的時候，更知道父親能耐苦，思想精密，有條理，果敢，沉毅，不過對於一切都太嚴厲了。因為自信心過分之發展，而陷於剛愎之一途。

馬車停了，父親領我到月臺去。那時距火車到站還有二十五分鐘。天還沒有發亮的

預示，風好像更尖削了。如一把鋒利的刀在臉上割着。我的脚有些感到冷了，彷彿凍得有些麻木了，我倚在父親的身傍。

車站上的鐘響過，脚夫路警和鐵路職員都分散站着了。遠遠一個很亮的燈，閃閃地很慢向前推進。

「爸，你看那個燈多麼亮！」

「那就是火車上的。」

我立刻喜悅非常，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到那上面去。我想着那載着我的母親，我該如何酬謝它的盛情呢？我的心起始跳起來，想着就快要抱到母親的懷裏去了！

火車緩緩地停下來，正在距我們站立地方很近的一部車廂裏，走出一個三十多歲的婦人來，還有一個五六歲的男孩隨着她。父親就走過去，告訴車夫照顧行李，我只呆呆地望着。

「芸兒，還不給母親行禮！」父親指着那個婦人說。我立刻就依着他的吩咐做去。